

触景生情

## 回家过年

□刘晓林

年关临近，年味儿日渐浓厚起来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，为了生计在外奔波的人们只有一个念头：回家过年。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，利用各种交通工具，赶在大年三十之前回到家中，与家人吃一顿团圆饭。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也会想起多年以前，自己在大年三十回家过年的情形。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高中毕业后下到邻县国有农场的第二年春节，也是我离开家的第一个春节。在“广阔天地”里“战天斗地”了近一年，与家人、同学、朋友聚少离多。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开始在心里盘算，要利用几天的假期与家人团聚，与同学朋友相会。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，每个人都经历了许多事情，但是太多的感想、感悟，大家都渴望着相互倾诉和交流。然而，就在翘首以盼春节假期的时候，我接到了临时借调场部工作的通知，工作的内容是内查外调，整理材料。由于人手少，时间紧，每天忙得没有一丁点空闲，有时还要“开夜车”加班。

随着春节的一天天临近，农场大院里的年味越来越浓，队里开始捕鱼、杀年猪，每家每户腌鱼腌肉，和面、蒸包子，里里外外，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，大多数知青无论距家远近都兴高采烈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我们没有接到春节放假的通知，几个人仍在紧张地工作着，但是回家过年的念头却是越来越强烈，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象着家中的情形：父亲拎着菜篮子一趟一趟地前往菜市场置办年货，盘算着整个过年期间需要的肉蛋菜，张罗着写春联，贴春联；外婆会忙着包包子，蒸馒头，安排年夜饭的冷盘热炒；母亲一定在和哥哥妹妹一道扫屋除尘，洗洗涮涮，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大年三十这一天在期盼中到来，农场的院内到处飘散着菜饭香味，孩童们穿上了新衣服，嘴里嚼着香甜的糖果，三三两两在一块放鞭炮，这声声爆竹更使我回家心切，但是身不由己，手头的事情还在继续，心中充满无奈，信手在纸上写了四句：除夕爆竹鸣，遥

记忆深处

## 故乡腊月

□汪升勤

走进故乡腊月，腊月正以铿锵的锣鼓欢送着花团锦簇的癸卯，并以激昂昂扬的喷响喜迎盛世繁华的甲辰。

冬日的暖晖，射在已铺上鲜艳地毯的麦田上。麦叶沁出了绿汁，一缕缕的光束闪耀金属的色泽和音乐，让栖息在麦田里的鸿雁，蹲在巢里就能听得见麦穗们窸窣的生长。

腊月仿佛是守候在故乡的母亲，从心灵深处默默无声的召唤，她让在外打工仔以及游子们，归心似箭，日夜兼程，急急返乡。他们一踏上乡土，抬头望山，山那边人家，就采撷一分浓浓的乡愁。再瞧前方的树木，它们仿佛都高了一头，个个都在挥手，表示深情的问候。再瞧瞧家乡的小河，小河就燃起港湾温馨的灯火。在路边随手捡起一把石子，丢向一方，它们一个个一定会寻觅到自己幸福温暖的巢。

走进故乡的腊月，我缓缓撕下一页日历，便想起小的时候既沉寂又热闹的冬季。那时，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是个泗州戏的戏迷，一进腊月，他就组织社员选好唱戏的地点，推上几辆四轮木车，将它们有序排好，随之在上面搭上木板和木门，再在门板上摊上稻草抑或麦草，草上再加上土，土上铺上毛毡或毛毯。戏台四围埋上柱子，拉上戏幕，这样一个简易露天的戏台就打造好了，随之即去邀戏班子了。唱戏的时间，大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，上午的时间留给社员们购置年货。这样一唱就唱到除夕前，过了年初六，又开锣，一唱就唱到正月十五，真是热闹非凡。

办年货的大事，莫过于米、面。吃过腊八饭，村民们就抓住年前易逝的时光，磨面粉、碾糯米。在那时，全村百余户人家，只有三盘石碾，十来盘石磨。碾磨如此稀罕，要想及早把米面备好，必须及早排队挂号，到了预约的号头，还得起早贪黑，全家抢时间，人抱磨棍推磨拉碾，吃饭轮换吃，石磨转不停。

童年的腊月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熬红薯糖。他们老早挑选好光滑新鲜大个头的红薯收藏在薯窖的一角，用饱满的大麦育好芽，只要过了腊八节，村民们就陆续陆续开始熬红薯糖了。

袅袅炊烟和红薯糖的香味也开始弥漫了整个村庄。那时村里的娃们每

想家中事。应是依门望，雏子归何时？

就在这时，一位与我们在一块工作的农场子弟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悄悄地和我说：你坐中午的火车回家，今晚与家人吃顿团圆饭，明天中午赶回来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仿佛在问：行吗？他接着说：这里我盯着，不会有问题。他这话对我来说仿佛是天籁，又像是一道“特赦令”，我顾不得其他，立即抓起挎包，飞也似的跑到火车站(场部就在火车站附近)，买了一张中午的车票，下午回到家中。

父母亲看我回来十分高兴，当听说我第二天就要回去又不免有些遗憾，然而想到能在家吃顿团圆饭又感到些许的安慰。也是从外地农场回家的邻居发小看到我，立即赶来与我相见，握手寒暄。紧接着，我就马不停蹄地前往几个同学家中，他们有的下放在了乡野山村，有的在淮北平原，有的则去了长江边的国有农场，分隔一年今日相见，仿佛有说不尽的话，但因为时间紧张，彼此只能简单地说说各自的情况。傍晚时分，我回到家中，高高高兴兴地与家人吃年夜饭。

那时没有电视，更没有春晚。饭后，就忙着和面、调馅，包饺子，全家人团团围坐，一边包饺子，一边听我叙述在农场的生活，我告诉他们：丰收大忙时节，蓝天下，红色的联合收割机驰骋在金色的麦浪间，场面很是壮观，白天忙着收割、晾晒，晚上起场，入库，直到半夜，遇到天气突变，还要顶风冒雨地抢场；冬季农闲，兴修水利，下水挖沟，双脚冻得失去知觉。说着说着已经接近午夜，因为第二天我还要乘车返回农场，父母亲便催我早点安歇。

第二天，大年初一的早晨六点，我起床，拎着挎包乘车回到了农场。只记得那一天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我坐在桌前，吃着前一天晚上家人塞进我挎包里的瓜子、花生、糖果，想着前一天与家人的团聚，与同学朋友的相会，虽然时间短暂，但亲情和友情把我的心装得满满的，洋溢着浓浓的幸福。

诗 歌

## 冬 寄 (外一首)

□肖建华

寄——

一颗心  
二粒相思豆  
三朵你在去年秋天  
送给我的矢车菊  
我从那一大捧花束里  
选取了几朵  
把最美的、保存最完好的  
制成了标本  
又从标本里选了这三朵  
上面保留着最纯洁的真  
和淡淡的香  
还有我的气息、我指尖的味道  
另寄上两个字

这两个字，我轻易不碰  
一碰就心跳

腊梅顶着雪花开

那么多睡眠的腊梅  
在午夜醒来  
像耀眼的灯火  
被激情点燃  
黎明，我推开窗户  
真的下雪了  
花园里的每一朵腊梅  
都顶着雪开  
像雪被下覆盖的温柔  
这么美好，这么纯洁

## 看 梅 (外一首)

□郑 洁

枝影疏秀，  
勾勒一笔水墨丹青，  
青烟色的俊逸。  
眉间生花 淡淡墨痕，  
是诗流下的泪。  
疏而不哗 孑然清尘，  
缘何越看越深，  
留白处，总欲言又止。  
片片雪，点点香，  
盛开凋零，皆是情长，  
红尘淡远，却是千年月光。

雪

像是冬的音符

倾泻流淌  
让风不自禁舞蹈  
不由惊喜地伸手  
把你捧在掌心  
却总看不清你  
倾城容颜  
轻盈的海洋  
在心底留下洁白的纯真  
玉树琼枝包裹着你  
玲珑剔透的心  
凛冽的冬意  
绽放世间最纯净的花朵  
守护一片春的希望

## 陪陪爸和妈

□一 木

过年回家陪陪爸和妈  
有钱没钱都要回家  
父母不图儿女的啥  
只要儿女平安就好啦

过年回家陪陪爸和妈  
不管多远都要回家  
带着爱人抱着娃娃  
爸妈脸上就会乐开花

过年回家陪陪爸和妈  
陪爸爸下下棋和妈妈拉拉呱  
说一说这一年的

## 雪的情怀

□余先祥

不愿高高在上  
一番乔装打扮  
幻化成白色的六角冰晶  
挣脱那无垠而又沉重的天幕  
悄然落下  
迫不及待地与大地热烈相拥  
一年锦绣如画。

海誓山盟  
一夜白头  
这世间的精灵啊  
明明是冬的使者  
却痴情地为春天着色  
宁愿将自己消融

百姓记事

## 蒸馒头

□王绪谦

快过年了，想起了记忆中的蒸馒头。蒸馒头曾经是一种最具年味的传统习俗，它开启了春节的大幕，囤积的馒头足以让人们吃上十天半月，不再为一日三餐而奔忙，而是有更充裕的时间享受悠闲、快乐的年节时光。

过年的前三天，人们开始准备年节美食，蒸馒头、炸丸子、炒花生、熬芋头糖……其中，蒸馒头是重头戏。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，父亲手持斧头和锯子，把木柴、树根加工成劈柴，也会从自家的树上提取干棒，堆放在一起，为蒸馒头提供燃料。因为蒸馒头需要的是旺火，而劈柴恰恰具备了这种燃烧特征，而一般柴草的火候是远远不够的。有了劈柴，蒸馒头就不用发愁了。

母亲开始准备蒸馒头的配料，主要原料是干辣椒加粉丝。辣椒有两种，一种是野生辣椒，开春以后，万物复苏，野辣椒散见于田间地头。这个时候，母亲会挎着竹篮，到湖边四处寻觅和采挖野辣椒。回家之后，洗干净，进行腌制。另一种辣椒是人工种植的，俗称大辣椒，生长旺盛，茎叶肥壮，体积远超野辣椒。虽然同是辣椒，但各有各的风味。

蒸馒头的那一天，要燃放鞭炮，一放就是两挂，寓意好事成双。燃放鞭炮不仅凸显传统的仪式感，更能烘托出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。母亲把馒头包好以后，在锅口置放一个自行编制的草圈，扩大蒸容量，一次性蒸制两层馒头。

我那时才10来岁，懵懂无知，一副毛手毛脚的样子。我忽而坐在母亲身边，拿起案板上的面团，学着母亲的手法，包起馅来。可面团在我的手里不听使唤，包好的馒头软塌塌的，品相不忍直视。母亲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别添乱了，烧锅去吧！”

“好啦！”母亲一声令下，我便动如脱兔，一下子就蹦到了锅灶前。烧锅是我的拿手好戏，别看我小小年纪，已经跟烧锅为伍多年了。几岁的时候就学着锅灶炊，跟着姐姐一起烧火。其实，我挤在锅灶前的小心思不过是冷天烤火取暖，或是让姐姐烤红薯打牙祭罢了。耳濡目染，烧锅的活儿自然看懂学会了。

烧锅要先用易燃物引火，我从麦垛上扯了一抱麦草，点燃锅灶以后，慢慢添加劈柴。劈柴旺火且持续时间久，我一边守着锅灶添柴，一

边忙中偷闲，看着小人书。偶尔听到外面的鞭炮声响，便忙不迭地跑出去看热闹，但旋即又折返回来，继续坚守“工作岗位”，生怕母亲斥责。其实，最能包容子女的就是母亲，尽管我平常会因为淘气被母亲数落几句，甚至拿着树条追撵过，但终究没有落下，母爱从来都不会给我们带来疼痛感。看着我跑出去，母亲会翻眼瞅我，但随即又笑了起来：“臭小子，真拿你没法子！”

灶炉里的火越烧越旺，厨房里烟雾弥漫，锅里的馒头散发着浓浓的香味，跟开坛的老酒一样扑鼻。母亲深谙火候，一声“熟了”就能开锅了。馒头一出锅，我们姐弟几个就跟小燕子一样欢快地叽叽喳喳，一个个拿着碗，抢先到手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母亲擅长厨艺，老人家做啥啥好吃。就说这刚蒸出的馒头吧，面层绵软可口，馅料风味独特，我一口气能够吃上好几个，这带着年味的鲜香馒头真的让人大饱口福。

“去，送几个馒头给你大伯尝尝。”母亲拎上一篓馒头，差我送给西头的近房大伯。大伯70多岁了，孤身一人，平常还没啥感觉，一到逢年过节，看到人家大人孩子热炕头，便心生凄凉，把自己关在小院里喝闷酒。我的父亲、母亲体谅他的苦楚，家里来了客人或是过年过节就把他喊过来，吃吃饭，拉拉呱，让他感受一分亲情和暖意。这不，馒头刚出锅，母亲就让我送过去了。其实，从我记事起，我家蒸馒头每年都不少了大伯的份。

“大伯，馒头还热着呢，你尝尝。”推开大伯的院门，看见老人家正坐在那里就着花生米喝酒呢，我把馍篓放在了他的面前。大伯已经喝得微醉，脸红得跟关公一样，有些语无伦次，但我能听出一个主题，就是说我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对他好。我拿出馒头递到他的嘴边，大伯张开布满胡须的大嘴，可劲地嚼着馒头，连连点头：“好味道，好味道！”此刻，我分明看到大伯的眼里闪烁着泪花。

馒头蒸了一锅又一锅，一直持续到晚上，簸箕筐里堆得满满当当的，真是馒头兆丰年、农家有余庆啊！此后过节的日子，母亲每顿饭都要备上一锅馒头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有吃有喝，其乐融融。年前蒸的馒头通常可以吃到元宵节。春节喜洋洋，馒头滋味长……



喜庆 李玉芝 摄